

## 第二章 用友谊喂肥

.....

叶伊注意到周围渐渐暗了，也变安静了。他的皮肤开始感到阵阵寒意，甚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但他仍然强迫自己往乐观的方面想。他首先看见了那些武器，然后是更可怕的东西——主人的眼睛。每双眼睛都死死盯住叶伊，眼珠因为贪婪的期望而鼓突着，极力想要观察叶伊面部的表情。当然，他们确实看见了已经期待七个月的叶伊脸上的表情变化。

观赏着崇高的信心被可怜的恐惧所吞噬，珍贵的希望被阴暗的失望意外击杀的悲哀景象，他们幸灾乐祸地沉醉在这种快感里。几个月以后，他们会尽情地在这一刻所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进行生动的描述。比如说，彼此争论叶伊的眼睛如何变大，他的嘴唇如何痉挛，整个身体如何地冷汗涔涔、瘫痪无力。每个人对这个话题生动逼真的描述，都使主屋里不时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叶伊因过度惊吓而哑口无言，呆呆地坐着。吉里门直接走到他面前，举起矛就准备攻击。叶伊瞪着吉里门张开的嘴巴，然后听到一个凶残沙哑的声音说：“我们已经用友谊喂肥了你，现在是杀你的时候了！”

那是一个古老的沙威说法，很简单，却很恐怖。它用几个字表达了沙威文化最深的暗流之一，即背叛朋友的理想。这也告诉叶伊，哈伊南人一开始就蓄意要杀害他，但因为知道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来，所以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如果一开始就把叶伊杀死，那充其量不过是一起极为普通的谋杀，那是任何不精于背叛朋友的人都能轻易做到的。但若能在几个月里维持虚伪的友谊，然后像现在这样来个精彩的结束，那就需要背叛朋友的高超技巧了。背叛朋友是沙威人传奇的精华。

哈伊南人正在实现这种古老的理想，叶伊也意识到这个鼓动着哈伊南人动机的传奇。他的错误在于误认为那些传奇已经和现实生活脱节，他天真地以为眼前的政治与个人问题比历史传统更加具体。

那些矛仍然举在他的头顶上，叶伊开始转动脑筋设法脱离困境。当初他为什么会来到哈伊南？因为他信赖考弯。考弯如今在哪里？也许在考弯身上仍存有一线希望！

叶伊啞哑的叫喊脱口而出：“考弯，你在哪儿？保护我，考弯！”

考弯在两个武士的扶持下向下看着他。他以安详、讽刺的语气慢慢说道：“我一直告诉他们这样不好。你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真不该如此对待你。但是毛武答应我，只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就把女儿嫁给我。我的朋友，你太不幸了！我很遗憾不能帮助你。”

叶伊向他痛苦地喊叫：“考弯！不要那样说！遵守你的诺言！”

他试着要站起来，但毛武的矛已经刺在他的肋下。其他的矛也愈来愈逼近了，周围响起了巨大的吼声。叶伊试图把钩矛从自己肋下拉出来，却徒劳无功。他单膝跪下，再度向考弯求情。

考弯回头走开，并简单地说：“你早该给我一个和平之子，那么我就会保护你。”

听到这些话，一个影像迅速在叶伊的脑海里形成。那是一个因痛苦而扭曲，然而很亲切的景象：他看见考塔普盘腿坐在火边，那个还没有取名的婴孩躺在妈妈的膝上熟睡着。婴孩！只有那个婴孩有办法救他，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！

一把石斧从背后袭来，刚好砍在他的肩胛骨上。他立即前倾，跌倒在铺满西米叶的地板上，痛苦得直喘粗气。紧接着，一枝箭穿透了他的大腿。尖锐的刺突然激怒了他，叶伊大吼着站起来。他不顾血流如注的脚，猛然朝着折磨他的人墙冲去，然而另一根矛却适时地刺向了叶伊的小腿窝。众人在他面前让出一条路，高兴地围着他大叫。

叶伊又向前跌倒了，并发现自己恰好正从主屋仍未完工的地板的一条宽缝往下望。他看见 15 英尺下的小鸡们被上面的吼声惊扰了，正抬起头“唧唧”的向上望。他记得自己把桨插在了河边的泥土上，如果能设法从主屋跳下去拿到桨，他就可以用矛头杀死至少一个人，好抵偿自己的性命。

叶伊往下滑，头部穿过了那个洞，但刺穿小腿弯的矛却卡在两边的地板上。他只得倒悬着，在半空中无助地转动，任凭敌人宰割。这时，主屋里的人迅速从两头的梯子爬下来并向他跑去，还把箭架在弓上。妇女和孩子们也跑了出来，因为这个难得的机会而极度兴奋，这个牺牲者终于落到他们的手心里了！

孩子们用小型的箭射向叶伊，妇女们也举起挖掘西米的棍子击打他的头。村

里的狗在这群虐待狂的脚下来回穿梭，争相舔着向下喷洒的鲜血。当它们被人踩到时，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嗥叫。

叶伊终于断了气，有人把那支悬挂着尸体的矛抽出来。当尸体落地时，把下面的竹子都压扁了。战士们围着尸体狂舞，发出各种胜利的呼号，每个人都在夸耀自己在背叛朋友和谋杀中扮演的角色。有些人则弯着身子从那具千疮百孔的尸体上拔出了箭和矛。

然后，那个高大威猛的毛武出现了，他的肩上挂着刚刚磨利的石斧。由于是他买通考弯并使其保持沉默，因此毛武声称自己有权取下叶伊的头。他站在尸体前，高高地举起斧头，周围的人纷纷避让。斧头一次又一次地落下，砍透了叶伊的筋腱和脊椎骨，直到头颅被分开。孩子们都瞪大了眼睛，远远地躲着。

这时，毛武的朋友瓦拉哈和他的儿子伊马洛靠上前去。毛武高高举起被砍下的头颅，并把它摆在这个男孩面前。瓦拉哈对伊马洛说：“你的名字叫叶伊。”

伊马洛仅仅是个临时使用的名字，等到这个男孩取得了专门为他屠杀的牺牲者之名时，这个临时的名字就不再使用了。尽管家人和亲密的朋友偶尔会叫他“伊马洛”，但从今以后，他的“赫赫威名”却是“叶伊”了。这些人相信，以前依附在叶伊身上的一切超自然能力，从今以后都会加在这个男孩身上。

毛武叫人传话给一个叫做阿奈伊的女人，要把叶伊的颞骨赏给她。哈伊南人在割下一个人头后，通常要举行“衣忍”（eren）庆祝会。那时，阿奈伊要把叶伊的颞骨挂在脖子上。这个女人听到消息后立刻雀跃呼喊起来，又叫又跳地庆祝着这个极大的荣誉。

叶伊的尸体终于停止了流血。好几个人把尸体抬起，穿过狭窄的梯子进入主屋。他们先让狗舔干地上和矮树丛上的血。在主屋中央，香蕉叶已经铺在地板上，叶伊的无头尸体就平放在这些香蕉叶上。一大群苍蝇马上黏满了裂开的伤口。

许多人争着从叶伊身上抢走各种饰品，考弯早已跑到河边霸占了叶伊那把精致的桨。

毛武预先指定了三个人来割尸体，他们拿来剃刀般锋利的竹刀。旁观者兴奋地叫喊着索要叶伊身体的各个部分，毛武都一一答应他们的要求。于是，屠宰开始了。

男人们专心地观察切割工作。女人们由于没有得到邀请而不能进入主屋，她

们于是把丈夫、父亲和兄弟的鼓拿来，在主屋的四周来回跳舞。